



■ 对话人物

刘德文

46岁,台湾高雄市左营区祥和里长。在他的辖区内,有很多当年大陆到台湾的老兵。为了完成老兵叶落归根的心愿,他多次往返大陆,把老兵的骨灰送回家乡。



端午节的时候,刘德文给社区居民和老兵发粽子。他跟社区的老兵很熟悉,常常一起聊天。

资料图片

“完成他们的返乡愿望,我很快乐”

台湾一名里长帮老兵完成叶落归根心愿,已先后送13名老兵的骨灰回大陆

■ 对话动机

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,望我故乡;故乡不可见兮,永不能忘”。于右任的《望大陆》写的是对故乡的永志不忘。时间流逝,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兵,已经到了凋零的年岁。有的人选择了葬于台湾,与故乡相望。也有老兵希望叶落归根,埋在故乡的土地。

一个台湾的里长,他愿意去帮这些老兵实现这个愿望。

他和这些老兵是怎样的关系?他怎样送这些老兵的骨灰回家?

对于老兵来说,这是一场怎样的返乡之旅?

□ 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

【因由】 煎熬的乡愁

新京报:当初是什么原因要送老兵骨灰回家?

刘德文:送第一个老兵回家是民国93年(2004年),有一个78岁的老兵,他说走了之后想要回大陆,想要叶落归根。那我就帮他做了委托书,等他走了,我送他回到了湖南老家。

新京报:为什么会选择你?

刘德文:我是社区的里长。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和住在社区里的老兵聊天。他们非常信任我,把我当儿子和家人。

新京报:当说起“回家”这个话题,老兵是什么样子的?

刘德文:老兵会很严肃。他们说,你一定要带我回家。我总会说,好啦好啦,好好生活。

新京报:他们和你聊天时会常常聊起家乡吗?

刘德文:经常会聊起。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,会说年轻时候的记忆,家里的风景。花花草草,儿时的伙伴。乡下老家没有柏油路,家里养的猪和鸡。山东人会说我们家乡桃子很大,苹果树很高。

新京报:你觉得家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?

刘德文:让我带骨灰回家的老兵,多是1949年跟着国军到台湾的。20多岁到台湾,那时候他们的情感已经很完整了。突然中途切断了,有一个脱离。到了这边,他们没有子女,也没有机会去孝敬父母。几十年的隔离,每个长辈都有自己煎熬的心酸。而且我们中国人都有儒家思想,他们始终觉得有亏欠。

新京报:要求回家的老兵都是什么样的呢?

刘德文:都是单身老兵,

在台湾没有家庭。有的儿女在内地,有的没有儿女,他们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回家,陪在父母身边。

新京报:都是哪里人?

刘德文:我送过六个省,山东、湖南、陕西、山西、福建、河南。

【凋零】 曾一年去世120多人

新京报:这十年,你的社区里有多少老兵离开?

刘德文:我刚当里长的时候,有800多个单身老兵,现在只有160多个了。最多的一年,我参加过120多个老兵的葬礼。看着这么多人离开,其实心里还是很感伤的,之前每天都会在一起聊天。

新京报:毕竟他们年龄都很大了。

刘德文:很多人都九十多岁了。有的人早上还好好好的,十几分钟之后就离开了。这些老兵是我们社区的宝贝。他们很可爱,像孩子一样。虽然他们有自己的心酸,但他们在台湾都被照顾得很好,不管是医疗还是生活,都不用他们操心。

新京报:这种照顾是怎样的?

刘德文:在台湾,他们都被称为荣民。他们退休之后政府会建一个可以安享晚年的宿舍,叫退舍。他们最少都有一万多的津贴。去世后由政府安葬到专门的军人墓地。

新京报:我想知道,在台湾,像你们这些中青年人怎么看待这些老兵?

刘德文:更年轻一点的,比如30多岁,对老兵了解得比较少。像我们四十多岁的人对他们的经历还是了解一些。很敬重他们,也觉得他们非常不容易。

新京报:回大陆的费用都是你自己出?

刘德文:开始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出。后来,老兵都会给我留下回大陆的费用。我告诉他们,只要留下机票的费用就好了,其他的费用还是我自己来。

我也会尽量减少在大陆呆的时间。我有时候到了老兵家乡,他们的亲人很热情,让我在附近旅游一下。最近的是离兵马俑3公里,但我还是想早点回去。

【准备】 先公证遗嘱

新京报:你送过多少老兵回大陆了?

刘德文:13位。

新京报:一般的程序是怎么样的?

刘德文:他们委托我之后,会做一个公证。等他们过世,我会按照他们提供的地址寄信到他们的老家。会问老家的人,比如说他的侄女,你的大伯父想要回家安葬,你们是否愿意。等他们的亲人回信后,我就起程送他们的骨灰回家。

新京报:送每一个老兵回家,都要先公证他们的遗嘱,他们在场吗?

刘德文:公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在场。公证完他们都会聊得很开心。他们说里长一定会将我们带回家乡。

新京报:他们的家乡好找吗?

刘德文:我每次都会先做功课。会买各省的地图,交通图。找不到就用嘴巴问。一般只要找到村子,就能够问到他们的亲人。

新京报:印象最深的一次是?

刘德文:送山西、陕西两个老兵回家。当时是从香港转机到郑州,然后坐车到山西五台山。又从山西坐20多个小时的车到陕西。那次其实也还很顺利,有长辈的保佑。

【归程】 “要紧紧跟着我”

新京报:你把他们的骨灰装在哪里?

刘德文:我用旅行背包装着他们的骨灰。骨灰有一个大理石的骨灰台(盒)。

新京报:会一直抱着?

刘德文:装在行李包里。到了飞机上,我会说,我有一个长辈,要带他的骨灰回去。工作人员都非常照顾。如果有空的位子,长辈的骨灰会有个位子在我身边。如果没有,我就紧紧抱着。

新京报:路上会跟“老兵”说话吗?

刘德文:要上飞机的时候,我会说我们已经上飞机了。到了一个地方,比如说长沙,我会说我们到长沙了。我相信长辈一直跟在我的身边。所以坐大巴坐火车的时候,我常跟他们说“一定要紧紧跟着我啊,不要回了家乡,把自己弄丢了”。

新京报:交给他们的亲人后,会看着安葬?

刘德文:有的会,有的时间比较赶,就直接交给亲人,我就走了。走的时候,我会说,我把你带到家里了,好好呆在家乡哦。

新京报:离开的时候会很难过吗?

刘德文:他们那么怀念家乡,在台湾的时候,他们总是朝着家乡的方向拜祭。终于回到家乡了,他们的愿望满足了,我也很开心。

新京报:有没有老兵没有实现心愿的?

刘德文:有一个老兵。他之前寄钱回家都被退了回来。在他去世之后,我也试着联系他的亲人,始终没有联系上。最终只好把他安葬在台湾的军人公墓里。对他,我只好抱歉。

【心愿】 “对得起长辈厚爱”

新京报:里长在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?你做里长多久了?

刘德文:里长就像是大陆的居委会主任。里长是由居民选举出来的。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。我做里长有十年时间了。

新京报:为什么会选择做里长?

刘德文:我原来在银行工作,最初是做志愿者,空余时间来照顾老兵。后来觉得这些长辈太多了也需要照顾,我想专门照顾他们。他们也非常支持我,我就做了这个专职的工作。

新京报:现在还有老兵要你送回家吗?

刘德文:前不久刚刚公证了三个老兵。社区里的老兵,只要有回家的心愿,我都会将他们送回家乡。

新京报:你觉得这是你的责任?

刘德文:这是我的责任。他们没有子女,我比较年轻,他们把我当成儿子一样厚爱。我要对得起这份厚爱。

新京报:有人说你这么做很伟大?

刘德文:说不上伟大,很平常。我一直也不希望这个事情被更多的人知道。就像对自己的家人,满足自家长辈的心愿,这是很自然的。

新京报:把老兵送回家,对你来说,意味着什么?

刘德文:意味着压力的减轻,心里舒服了。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心愿。

新京报:送这些叶落归根的老兵,对你有怎样的改变?

刘德文:看着他们的人生,我觉得人一定要活在当下,要惜福。要珍惜身边的亲人。